

【第十四屆林榮三文學獎·散文獎三獎】

散文作品名稱：〈鯨落〉

作者：李家棟

回家的那一天，天氣很晴朗，陽光彷彿毫不吝嗇，傾落而下，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。

照慣例，母親沒有來車站接我。她獨身一人，從印尼嫁來台灣這個荒僻孤遠的小鎮——她向我描述過，出嫁前，以為會嫁到一個先進富裕的大城市，沒想到除了柏油路與路燈和水泥房子，強過她故鄉的泥巴路跟吊腳樓以外，竟會是這麼個始料未及的小鎮。

母親遷就著父親，遵循著她在故鄉時溫柔勤儉的生活習慣，她是長女，總要替家族承擔點什麼，替我從未謀面的舅舅們深謀遠慮。在鄉下，女人總是可以那麼輕易被犧牲。論及犧牲，她臉上沒有什麼表情，語氣裡亦沒有，好像在談論普通的天氣一樣，絲毫不以自己的犧牲為忤。

所以嫁到這裡，不過就是換了個地方蹲而已吧。我經常這樣想。

母親日常的生活，就在家裡、菜園、雜貨店、最遠會去菜市場買菜。總是跟著一雙透明果凍色浴室防滑拖鞋，咔啦咔啦地走過鎮上最大那條街，走進菜市場。她出門時不喜歡帶著我，總是一個人，沉默地在菜園工作，缺了什麼，要嘛是自己去買，要嘛從口袋掏出一張揉得軟皺的粉紅色百元鈔給我，讓我替她跑腿。我印象中，從來沒有母子一起上街買東西的畫面或者記憶。母親的國語不太靈光，即使是天天要外出，依然也只有學會了最基本的那幾個句子。

我的右手小指，因為出生時在產道被擠壓到，或者本來先天就發育不良，總之它永久地麻痺。拿筆寫字的時候，小指麻痺的缺失巧妙地顯示出來——它既不會全面地干擾到握筆，但是筆桿靠在中指上，隔著無名指，傳來指揮不動的小指。像右手缺失了一部份，我的字跡因此微微地歪斜，不說的話，是看不出來的。

我很在意這件事，所以特別勤勞地練習寫硬筆字。因為我經常聽見別人私下談論母親，「那個外勞仔」。於是我更加認真練習寫字，老師因此稱讚我，把教室日誌都給我寫，每個學期都是。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寫字時小指無力地被手掌拖動，身不由己地隨著其他四隻手指工作。我知道我的某部分，已經死去、見不得人的那一部分，可以很好地被隱藏起來——透過勤勉和認真，就像努力讀書，別人就不會叫我「外勞仔的囡仔」。

幸好我麻痺的不是食指，或者中指。我經常這樣想著，不知道是慶幸，還是其實只是因為不能怨恨母親，所以只好找個理由安慰自己——其實我一直很在意吧。小指隨著年紀漸長，漸漸地在外形上和其他手指有了區隔，它比較小，一眼就看得出來，還帶著一點僵硬的弧度。我不能驅使它，它總是以一種任性的弧度彎曲著。我的字跡愈來愈漂亮，很多老師都稱讚我的字比大人的還漂亮。

要比大人的字漂亮，真的太簡單了。鄉下地方的大人，學歷都不高，很多人只有小學畢業，他們的字好醜，像小學生那樣醜。每天我替老師收聯絡簿時，翻開到老師要批閱的那一面疊起來，那些「陳」、「李」、「林」、「王」，歪歪醜醜的，比起他們的小孩的字，根本沒有厲害到哪裡去。偶爾有幾個，家裡是公務人員的，家長簽的字就會好漂亮，端正飄逸的楷書，一筆一豎結尾還帶著上勾，牽絲拖到下一畫。我經常會幻想，他們就是我的父母。

母親的國字就跟我同學們的字一樣，既醜又幼稚，活像小學沒畢業的人——她好像也只有小學學歷。我小心地撕下作業簿上的白紙，把別人家長端正的字跡給臨摹下來，回家以後，在日曆紙的背面練習，模仿那種運筆的方式，每一畫勾起來都帶著成熟的味道。我們的字跡好相似呢。我是不是他們的小孩？

我的聯絡簿裡，經常寫滿老師的朱批，大部分都是稱讚我的。可惜母親看不懂，父親，更不會看。

父親喜歡在晚飯後酗酒——我不知道他那樣到底算不算酗酒，因為他的酒量極差，一瓶 330ml 的啤酒，就可以醉得找不到方向。我是該感謝上天的吧？父親量淺，一個晚上的酒錢要不了多少，他喜歡在家裡獨飲，假如出去和朋友吃飯，通常是醉到被扛回來。父親雖然酗酒，但說實話，也沒給家裡經濟造成什麼困擾，他隔日都能準時起床上班，什麼都沒耽誤到。

通常吃過晚餐，母親會趿上她那雙透明果凍色拖鞋，去替父親買一些鹹酥雞或滷味給他下酒。我會自己安靜地去寫作業，知道不要打擾父親一個人和啤酒的約會——父親喝醉了，不喜歡人家吵，小時候我拿過聯絡簿給父親簽名，換來好幾個巴掌跟一頓破口大罵。挨打過的隔天早上，父親沒事人一般照常起身，見了我還給我一百塊早餐錢。我不知道要親近他還是要畏懼他。

後來我知道了，吃飽飯就回房間寫作業，把夜晚留給父親跟他的啤酒。

但是母親躲不掉。鄉下人對她這類外來者，總有許多憑空聽來的想像和謠言，父親統統都聽進去耳朵裡。所以父親嚴厲地限制母親的行動，連代步的腳踏車都不肯給母親，也禁止母親和娘家有過多非必要性的往來。台灣人總認為外籍新娘是來台灣

想辦法撈錢送回娘家的。父親似乎也這樣以為，儘管母親已經夠伏低做小，幾乎卑微地貼在泥土上，依然無法打消夫家、鄰里對她那種沒來由的猜忌。父親喝醉以後，經常會對著母親叫囂，手腳揮舞著，大概是在責怪母親害他成為街坊茶餘的談資。偶爾我隔天起床要上學的時候，看到母親起了個大早在忙著餵雞，眼角有絲絲瘀血。我心中雪亮。

以我對家族、父親淺薄的了解與認知，我不懂父親每晚買醉的理由與動機，因為似乎沒有什麼值得讓他如此失意的事情。他普通的小鎮人生裡，從出生到長大，沒有經歷過什麼至親的垂敗或者家道中落。我大概能懂父親對母親那種沒來由的刻薄與惡待，起因於街坊鄰居對外籍新娘的流言蜚語，令他倍感蒙羞，所以他緩慢地惡待母親，刻意地限制母親的行動，她的生活範圍——拔光一隻雞的羽毛，然後圈養在極小的惡地裡，看看這個可憐的生物能夠忍耐到什麼極限。

除了母親以外，我也被父親冷淡地對待。我不知道應該要親近他還是疏遠他。我在學校良好的表現沒有引來他絲毫注意力，我知道鄉下人喜歡比來比去，所以更努力在課業上力爭上游，很確定，我在學校的表現會經由別人的大嘴巴傳進父親的耳朵裡——但是他始終無動於衷。我故意考差過，希望他主動過來罵我一頓，至少那也算是一種關注。

但是父親沒有。我趁晚餐還沒開動前，主動遞上考得很差的成績單給他簽名，他看也不看一眼，扔在旁邊，吃過晚餐，繼續喝他的酒。

可是我只有父親能親近了。如果不親近父親，我又該親近誰呢？

我忍受不了伴隨母親身分而來的指指點點，更暗恨她生了一個小小的殘疾給我。母親對我同樣淡漠，比起父親來，並沒有多出一絲溫度。她只有日常的洗衣打掃做飯，達成溫飽我的最低標準。簽父親拒絕簽的學校成績單、回條，在我提出需求的時候帶我去買東西。她安靜沉默得像一個機器人，忠誠地執行她被賦予的任務。我們大概彼此清楚我們並沒有互相喜歡——我拒絕親近她的原生背景，她應該也討厭我酷似父親的臉。

父親就坐在那盞水銀燈下喝酒，夜夜如此。

他什麼都沒有做，卻牢牢地扼住周圍一切。母親被他踩在地上，我隔著距離看他，卻永遠觸碰不到。這個家，安靜得像一場緩慢而巨大的死亡。

母親是裡頭深陷的蒼蠅，早就放棄了掙扎。

我不一樣，我還可以飛走，遠遠地逃開。我的成績很好，就算父親母親從來不在乎過，但是至少收穫了老師關注的眼光、其他大人的稱讚。這麼努力想遮掩自己的缺點，也的確成功地成為了一個什麼。老師常在聯絡簿誇我孝順懂事，把教室日誌給我寫，習作讓我批改，成績讓我登記。或許學業上的成就，是我能斬斷這一切的動力。街坊談到我，不會把我跟連國語都講不好的母親連結起來，只會說「那個全校第一的」。

高中我就靠著好成績拿獎學金離開家裡了。這麼多年努力扮演的角色，竟然還有讓我提早離家的附加價值。我沒什麼慶幸，到了人群裡面依然害怕及自卑，怕有人察覺我的殘缺——不管是我的手指還是我的內心。

我經常覺得自己很頑強，父母親對我幾近遺棄的冷漠，竟然也能這樣地長大。朋友對我的背景一無所知，師長們一樣喜愛我，我像蜚蠊一樣，棲息在陰暗之處，身軀扁平可以塞進任何形狀的縫隙裡，輕易地生存下來。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我覺得這樣沒什麼，經常對「做自己」之類的心靈雞湯式口號感覺到諷刺及好笑，我這樣的孩子，沒有侈談「做自己」的本錢。

離開家，讓我幾乎忘記了那些陰鷲的往事，我佩服自己不為沒有意義的事情困擾的決絕。我依然以一種幾近刻苦的態度在念書，因為我十分清楚，想要更遠，更遠地離開家裡，只能靠自己掙一個機會，一個遠走高飛的機會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不想回去。不是因為怨恨或者什麼的，我並沒有被如何地惡待。單純只是不知道如何回去，怎樣面對父親與母親。他們把我遠遠地推拒開來，我像在玻璃燈罩外撲騰不止的飛蛾。

父親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病逝了。聽說重病的時候，母親仍然在病榻旁照顧他。母親的一生都在奉獻及犧牲，或許是從我未曾謀面的外婆身上得來的習慣，一家子食指浩繁的男人總仰望著女人去奉獻點什麼，然後交換點什麼，苟延殘喘下去。母親的奉獻照顧換來街坊鄰居的一致稱讚，我想，對她而言，也許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反正她也聽不懂、看不懂那些沒來由的尖銳惡意轉換成什麼帶著憐憫的同情。她不懂，也不需要懂。她被外婆教育得微小卑微，不用管外界的風雨，儘管燃燒自己就是。

我回家奔喪，回家的那一天，天氣很晴朗，陽光彷彿毫不吝嗇，傾落而下，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。

鯨魚死去的時候，屍體往下沉降到極深的海床上，慢慢開始腐爛，這個過程會持續幾十年，到骨骼完全被分解為止。

我們都在緩步邁向死亡。我一出生，就有一部分已經死去。母親嫁來台灣，異國婚姻更毋寧是場緩慢的死亡。我們一起在這個淡漠空洞的家裡共同慢慢死去，不是立即的死亡，而是像鯨落一般，在不見天日的某處，沉默地慢慢分解。

母親沒有出來迎接我。靈堂已經設置起來，供親朋弔唁。母親盡責地扮演未亡人的角色，沉默地摺著紙蓮花的花瓣，等到摺夠了，便拿橡皮筋束起來，反摺起來，拼成一片一片的蓮瓣。父親至死，都要母親打點照料，他的影響未曾遠離。

我站著看了一會，坐在小方桌的板凳上，拿起印刷的金紙摺起蓮花。紙上繁複細膩地印滿往生淨土大悲咒，卍字環繞著花瓣外圍，印著福祿延壽四字——普願災障惡消除，九轉蓮花收圓台。